

王安石著

王臨川集

(下)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集川臨王



著石安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628.2



臨川先生文集

子血鄰藏書

卷五十二

外制

孫寔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強學自奮而有司會課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為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勅某爾用薦者為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於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勅某爾任舉者為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為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強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為民之意可

徐瑗試大理評事充保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勅某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繫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辨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勅某。朕嘗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尉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褻序爾。使得列於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於朝。當得遷敘。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攝樂正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

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勅某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任職久矣。其遷副正以爲署長。而使攝正署副正。往勵厥官。無敢豫怠。可。

英宗卽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勅。永惟左右。有能有爲之臣。皆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褻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內外晏然。克終天祿。豈非獻臣才士。欣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奉將使指。久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勸。可。

卿監館職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序于書林。伐閱多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卽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於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勅某等。朕初嗣位。敷錫庶工。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里居。或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可。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制

勅某等。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渺。無所不及矣。又况朝廷之近臣。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先帝顧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旣顯融。褒進有章。往欽無斁。可。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勅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况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勅某等。予大祭於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寢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勅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有事者。皆得以序遷。爾等各以選掄。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勅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至其身而不愆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爲孝子。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爲不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子。復爾祿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迥舊官服闋制

勅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憂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治。然後可以爲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大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服緘去位。順變當除。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卽舊秩。勉思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勅某御史言爾以喪釋位。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諷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率禮。以至終喪。其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可。

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勅某尚書郎位三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既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事君。當知勉矣。可。

前太常博士張詵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去位里居。三年於此。既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爲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祥禫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孝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淳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貳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敢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召爾以來。往踐故官。勉思終孝。可。

前內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執親之喪。三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璿舊官服闋制

勅某三年之喪。苴麻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於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今服旣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譽服闋舊官制

勅某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旣三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還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祕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

簿姪孫謙試祕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祕校參知政事歐陽修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概奏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大祝次男瓌試祕

校制

勅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愼哉。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真定府戶曹制

勅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輒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可。

樞密副使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勅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行。而有弟爲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卽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等。爾考有庸於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室。而以壽終。爾等服采於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可。

龐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勅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以儒學顯。而有官籍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承于大理。往惟嗣訓。乃

克保家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爲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况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勅某雋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旣成而爾嗣厥後於其將死以爾爲言膺此寵章宜知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爲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爲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勅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祇服予采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冲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

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既往覃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敕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璿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曾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慎猷爲且膺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遺表孫在至塋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琰男太廟齋郎紆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世載榮祿而父以九卿去位推恩改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邁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尙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勅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一官往惟祇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勅某南方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又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勅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彊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
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實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祇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勅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祇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翽潤州丹徒縣令制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
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縣尉葛頤單州武成縣令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畀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爲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
是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令趙君序虢州玉成縣令制

勅某。予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號。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鉛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勅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爲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燾江陰軍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涖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逵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勅朕有貌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求其人。以副統督。具官某。久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宿衛之最。簡于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疎且遠。無遺矣。又況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弈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閣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祗修。奉侍先帝。陟降左右。厥勤茂矣。其可忘哉。

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爲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此寵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制。

勅某等。熊羆之士。爲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員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各以序遷。往欽無懈可。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勅某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獎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踐修無過。兵團州刺。遷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勳績可。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勅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某。武力智謀。濟以馴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爾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勅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祇服可。

卷五十三

外制

李端慤東上閣門使制

勅閣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牙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勅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

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闈。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勅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勅爾忠力武敏。有稱於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總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躡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祇官成。無廢吾事。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擇。往欽新命。其愈懋哉。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智勳效。自昭于時。董督徼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勅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諳。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祇。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徼循蠻方。爲日久矣。更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勵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瘵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偉內園副使依舊閣門通事舍人制

勅某賓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祇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祇休寵可

內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朕永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錄其以序遷祇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內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慎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勅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內殿承制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賦祿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

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琪等改官制

勅某等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於外。而使某典治材於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勅某等。褒嘉忠勞。被以祿秩。一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寵。往惟勉哉可。

靳宗永內殿承制制

勅某。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祇踐。以稱寵榮可。

閣門祇候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爲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錄序進厥官惟忠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祿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總戎馬地濱不毛爲之三年能固吾圉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慶州肅遠寨蕃官都巡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勅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徼循扞禦勳效焯然莫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士之疲癯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尙強而疾不至乎瘵官刺舉之官未嘗以爾爲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己有恥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宮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旣聞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尙可以勉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勅某德善之賚子孫與焉況於其親宜有崇獎具官某克生賢子教以義方協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

位以佐共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錄事參軍李燾父文俊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祿養。以至耄期。膺此寵榮。往綏壽善。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勅。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營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構光祿寺丞致仕制

勅某。爾嘗辭祿而在位。以爾爲材。寘諸京官。使長一邑。果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勅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隳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斁。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錄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錄事參軍張構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庭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興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修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旦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祇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衛尉寺丞致仕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尤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旅力旣愆而能自止承于衛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慎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旅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

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宮署之官。夫還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徭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慎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以貲爲吏。請老於朝。列職祕書。以爲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褒嘉。往卽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宮。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褒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爲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可。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勅某爾久於官使。請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爲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旅力已愆。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於義無慚。遷將衛兵。往綏榮祿。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爾服勞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祿。尙克勉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錄事參軍兼司法事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褒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遷位于朝。往欽無斃。可。

東頭供奉官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勅某。老聃有言曰。知止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聃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等。爾等晚而出仕。皆以廉稱。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爲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勅某。掌書以贊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斃。可。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曾祖

勅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躬榮祿慶垂厥後光大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賁諸幽尙其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勅朕雖煢然在疚而不敢忘顧復之慈肆有命書以上稱追遠顯親之志皇太后曾祖母柔惠安婉來宜大家垂休後昆作合先帝追崇爵號其尙知榮可

祖

勅惠術尙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襲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勅邦有大賚夫人待於下流豈外戚之尊所當襲而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冀能歆嘉可

祖母

勅佐佑先帝顧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永惟欲報之義當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皇太后祖母劉氏柔良靚專被服華問寵祿光大集于後昆啓佑碩人比賢文母追襲大國其尙知榮可

祖母

先帝褒厚母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敢愆忘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嚴罄無不淑德祚

流衍遠而彌興。追命有章。尙慰窀穸可。

祖母

勅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深。有婦之道。相協君子。卓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尙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棄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敢忘遺訓。皇太后父某循德秉義。聞於當世。發祥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褒封有數。尙慰于幽可。

母

勅朕眇然之躬。當奉七鬯。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皇太后母志順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先帝。而施及在後之侗。命書追崇。尙慰營魄可。

皇后三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贈太師。

勅后率六宮。以教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褒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皇后曾祖某。忠勞武力。爲國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姒。追加位號。以顯厥魂。尙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曾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勅朕初卽位。褒厚異姓。率由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靜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有

淑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壺。胙封名國。其尙知榮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追封舒國太夫人

勅朕奉循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阻深疏逖。皆有以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皇后曾祖母李氏嬪于高門。率德唯謹。詒慶厥後。是生碩人。兆協厥祥。登儷尊極。追褒有禮。其尙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令可特贈兼尙書令

勅尙書錄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爲盛。皇后祖某忠勞弈世。能壯厥猶。爲國扞城。有庸休顯。斌莘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尙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追封祁國太夫人

勅朕承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逖以賤者加之矣。貴而戚者其可忘哉。皇后祖母康氏。馴行婉容。協于雋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追命有邦。尙榮窈窕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追封鄖國太夫人

勅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褒崇其世。可不厚哉。皇后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子。關雎之詠。傳祉厥孫。申錫贊書。啓封名國。尙其靈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勅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登儷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不宜哉。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後嗣。協慶塗城。申錫名邦。尙榮幽窈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

勅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褻紀之義崇寵異姓其所從來久矣皇后父某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以慰窀穸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勅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襲其父母而況於異姓之貴哉皇后母曹氏胄于名王歸得吉士率禮蹈義有稱閨門迎渭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典尙知歆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勅人主之所以風天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爵褻厚之禮其所從來久矣未嘗有改也皇后母李氏躬以德義嬪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隆任姒錫之象服胙以名邦往卽寵榮勉綏壽善可

卷五十四

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勅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褻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于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尙榮幽窆可

曾祖母

勅宗工之選。所以寵雋良。大國之封。所以褒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嬪名家。詒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旣光大矣。徙之北國。其愈知榮可。

祖

勅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聞孫。爲世碩輔。追褒之禮。旣極寵崇。序爵啓封。尙其嘉享可。

祖母

勅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蓄德在躬。以成家室。發祥于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以是追封。豈特爲窀穸之榮。亦所以佑其後世可。

父

勅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恃以寧。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位不侔德。乃生碩人。寅亮先帝。寵綏四海。方興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亡母

勅朕初纂服。登用舊臣。褒厚其親。率循故事。具官某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寧。考終福祿。追榮新竈。申命大邦。尙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柳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勅。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豈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某曾祖某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官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尙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勅。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尙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勅。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施于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旣以命汝。增榮一品。尙克享哉。可。

祖母

勅。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

矣。則慰其心者。願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尙克膺此。可。

父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官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尙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母

勅。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尙其幽窆。知享此榮。可。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曾祖某贈某官

子孟鄰藏書

勅。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予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傅之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尙其幽窆。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勅。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馴德。積善之施。久而愈彰。至于曾孫。克協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尙其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勅。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尙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勅。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窀穸。尙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勅。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

執國機要。追襲之命。登爾太師。其遷令于中書。以極襲崇之數。尙其窀穸。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國太夫人

勅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卽人情。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尙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溫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予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旣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賁于無窮。尙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國太夫人

勅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媿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旣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尙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

勅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嘗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窀穸。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尙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曾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窀穸。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彌興。焯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佑先帝。以暨朕躬。追命于幽。尚嘉營魄。可。

曾祖母

勅。大臣有賞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先帝所以褒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觀專。柔嫕安婉。集有祉福。施于孫曾。爲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追命。尚其知榮。可。

祖

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遵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尚能嘉歆。可。

祖母

勅。朕初卽位。遵先帝故事。大賚于四海。而大臣之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母。集有戩穀。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命。尚其知榮。可。

父

先帝棄萬國。朕初卽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所以稱先帝顧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蓄積德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旣光大矣。褒嘉有數。其尚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

慈肆有福祿。集其後世。徙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勅朕初卽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蓋惟先帝故事。不敢愆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于世。義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旣隆顯矣。褒遷有典。其往欽哉。可。

母

勅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以褒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馴德淑行。來寧巨室。母有賢子。爲時宗工。班命于朝。旣疏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勅先王制禮有卑尊疏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尙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天闕。其可弭忘。追命啓封。胙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窆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勅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宮闈。愍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險謁之私。進登嬪婦之官。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大故。茲用愴于朕心。恩典寵章。以賁幽窆。尙其弗泯。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人制

勅追遠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追封之寵。胙以名郡。尙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勅婦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嬪于大家。纘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旣營封壤。賜之名郡。追賚諸幽。尙其雖沒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爲妃所鞠而序于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服寵榮。愈其淑慎。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勅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贊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勅某卿大夫之終于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嘗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宮闈。序位旣崇。則推恩宜厚。閱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勅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于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祀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某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勅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褒厚其親也。況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胙大邦。當號爾封。遽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尙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勅孫氏。朕旣肆祀於明堂。而賜命以褒諸臣之母。尙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于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厚閨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勅某母丁氏。爾嬪于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沒有良子。乃蒙增秩之褒。願移恩榮。追慰顧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勅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丐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祇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勅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褒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寧縣君制

勅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母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君制

勅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爲將相。而其沒也。以爾爲言。加錫郡封。蓋非常典。爾維令淑。往服寵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爲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勅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父嘗勤勞於國。而爲先帝大臣。今其薨殂。爲爾請邑。

考於恩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无斁。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郡君制

勅趙氏。朕於宗室親疏有秩也。今爾既成婦矣。而宗正爲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說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君制

勅趙氏。朕初卽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君制

勅趙氏。凡內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也。爾嬪于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厥服。愈其懋哉。可。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封金城縣君制

先帝褒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卽位。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用祇德。歸于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卽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懋。嬪于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禮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勅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喪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慢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窀穸。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常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尙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樂平郡公制

勅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馴德謹行。稱于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褒之以郡公之號。尙其幽窆。克享茲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勅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于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褒崇。遂至窀穸。其追賜命。以慰厥靈。尙克有知。享茲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誥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懿贈司空兼侍中

制

勅某。朕有釐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某。纘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業。自昭于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尙克知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勅將帥之臣。出乘疆場。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摠營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祇慎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

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窆葬之禮，沒而有知也，尙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制

勅。朕獲執玉幣以承上帝，燕及聖考者，豈非士大夫之助哉。肆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勸成厥子，服在卿位，相茲休成，追命有加，尙知榮享。可。

屯田員外郎句謨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尙書制

勅。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于卿位，慶集厥子，有勞當遷，願推恩典，以賁幽窆，膺此顯服，尙知榮享。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冲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躬率善行，而不克自昭于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愍錫一官，尙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勅。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宮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追惻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襲序，遷正位號，尙能知榮。可。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制

勅。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褒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慰爾等窀穸之靈，沒而有知，其尙能享。可。

卷五十五

外制

建州敦遣進士彭彝特授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制

勅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修。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制

勅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尙有合哉。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顧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勅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兼司戶參軍制

勅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能得之。甄敍厥勤。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可。

御前尙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勅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共厥事。可不勉哉。可。

御前三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勅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猷有守惟慎厥初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秘校守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勅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以觀從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爲矣可

太廟齋郎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勅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失前人義方之訓可

李資維州北海縣主簿制

勅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母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者士之孝也往其祇服可不勉哉可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郢州防禦使制

勅原臯眚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吝寵以故官往思自修保此榮祿可

邢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勅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何自今久次能補前吝歷年茲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部郎中制

勅某。朕初卽位。原咎眚。振廢淹。爾爲先帝近臣。以才敏諒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於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祇訓可。

追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祇服可。

追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更任使。而以才稱於世。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眚而終廢。惟慎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譴。何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進一官。往其祇服可。

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而大賚于四海。爾嘗在郎選。困於一眚。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慎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超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挂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疏逖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績用爲世所稱。

而特困於一眚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勅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眚而忘之也。又況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爲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于家。久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祇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祇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祕書丞制

勅某嘗棄其官守。而坐廢于家。今宗祀之恩。使之免者多。復用矣。況如爾之得臯。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官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嘗譴何比。更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進行不謹。陷于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某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淑慎。以祇厥愆。恩復故官。往其祇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宗社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卽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勒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勅某爾嘗坐斥免旣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辜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追官人徐并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朕初卽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辜負久於廢斥旣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勒停人光祿寺丞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坐廢于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修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內觀察使李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勅釐事旣成慶流宇內簡于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譴何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愆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

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朕初卽位肆大眚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辜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修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勅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閱數朞。而官顯祿厚。遂專一州之寄。當思戮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汙。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騷邊人。廢業失職。而鈞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寧失爾臯惡。而不卒究窮。副于團練之軍。寘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勅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謂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缺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褫前恩。尙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勅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臯。法不可以無懲也。稍從降絀。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爾等以醫入侍。先帝疾殆。至於弗寤。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于外。願省厥臯。往其戒哉。可。

追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勅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旣成。均休宥臯。序于廷內。其往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嘗爲州坐法以免既更新令未卽故官寵以命書介于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可

追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閔士大夫或以一眚之故棄而不錄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免有足哀矜列職內朝往其祇服可

特勒停人守祕校胡東之守祕校制

勅某爾嘗坐小何既更大慶往就祿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敏厥修以永終譽可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勅某爾職爲宰屬名在理官祇慎無疵至于三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

右班殿直彭土方容州別駕制

勅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修至于告老列職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荆南文學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勅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卽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勅某爾不勉厥修以取臯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補悔尤尙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博王沂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按撫之臣以爾自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

慎行以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事。莫府所稱。甄序以官。往祇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技調護其家。請命于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嘗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祇服可。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而不違。今修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假可。

趙槩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

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勤。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戛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勅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求官其客。觀爾所主。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思自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郊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邇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尙藥奉御直醫官院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勅某。古者視疾醫之。全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勞。遷序厥官。往欽無斁。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制

勅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慶。外序一官。往慎典刑。保茲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勅某。朕初卽位。大賚四海。爾役于書林久矣。序官州掾。往慎厥修。可。

朝堂知班引贊官遊擊將軍守右金吾衛長史魏昭永恩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成。並蒙禔福。爾儉贊朝事。有年於此矣。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朝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

勅某。爾等駿奔于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甄序一官。往共舊服。可。

都省正名驅使官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爾以勤服采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爾祿次厥惟慎哉可

中書守當官鄆州司戶參軍衛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給事相府服勤歲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掾大州勉共厥服可

朝堂知班驅使官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江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等爾駿奔走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錄序以一官往懋厥勤乃其無罰可

三司開折司守關前行滑州別駕王亨鄭州司馬制

勅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老而知止予念爾勞司馬于州往惟祇服可

學士院勸留官遂州司戶參軍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

勅某宗祈成禮覃澤萬方駿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一尉往其勉哉可

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游擊將軍充中書守闕主事中書守闕錄事守大名府別駕張世

長中書錄事制

勅某等隸名中書能自祇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之往懋厥勤無瘵于職可

客省承受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宜序一官往勵厥修以共舊服可

泐堂五院副行首左千牛衛長史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勅某等役于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衛官序遷職服往共厥事惟既乃心可

泐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泐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祕閣選滿楷書充編修院權書庫官袁舜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泐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祇服。可。

尙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

泐某爾以書贊治。積歲有勞。請命于朝。序官一尉。往共厥職。無敢弗祇。可。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制。

泐某爾隸于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遷。命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泐某祇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于官簿。往共舊服。無棄前勞。可。

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泐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贊。獨孤用和。各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泐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使助守令。教馴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可。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勅某聲教所覃爾惟祇服克有名位榮于種落又輸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勅某淮人阻飢朕欲調餼爾能輸米來助有司賞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鎮市戶進納斛斗人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勅某調恤阻飢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祇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勅某河水衍溢且為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卷五十六

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泯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氏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玃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

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誓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耀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訛盈庭。豫照知其無眚。以至緩兵算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瘼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于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菅蒯之賤。仰誤詢求。中謝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睿獎。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棄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勅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爲者事。麤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顧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爲能。伏惟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慚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帙。刪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因民。則粗揅抗敵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天威。姑塞明詔。

賜元豐勅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元豐勅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孤眷寄。尙冒分頒。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躋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勅法於羣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聖制遂摠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晰分。雲漢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進陪國論。退卽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瘼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臣無任。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雋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

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旣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慚。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味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叨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旣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己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雋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雋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慚之至。中謝伏念臣首叨召節。得待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况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己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願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

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褻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惡。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闕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臣出於羈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蠶蠋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肝瘍。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慚。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概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獎。四方之訓於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皋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

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袞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剏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愔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彛。後先有倫。敍者天之道。敍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敍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菟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勳績不效。俛仰甚慙。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修南郊勅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慚。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瘳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躡。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任。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尙懼顛隳。中謝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沒沒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閣。殆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味。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

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廐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疾。中與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効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勅設謝表

職與論思。恩加橐飶。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汗禁林之廬。重叨太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卷五十七

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

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旣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墮於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款。仰瀆睿明。中謝。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慙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己。而衰於趣時。聞以道事君。而謬於合衆。與聞大政。已積疵瑕。伏望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無譴尤。追還誤恩。以協公議。臣無任。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諉上而多慙。竊觀聖制之所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矧叨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勳。謂宜考觀於已事。今內或怵奇袤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敕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旣以

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尙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敕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任。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宮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壅賢路。上孤聖時。伏惟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卽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饗官之烹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已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變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

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容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

臣某言。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矧當責實之時。敢替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及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褒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負。實賴保全。恭惟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修積美。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存九層之累。小大祇若。遐邇允懷。奮而不蓄。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旣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聖哲。俯亮愚忠。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獎訓。輒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化。

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侍從。尙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寶之所任。必且致棟橈於斯時。伏望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熒燭末光。不獲干時之咎。榱楹近用。亦參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僞。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纘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勳庸弗效。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葦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勦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辭左僕射表二道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朽

材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悃。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員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盡力困於負山。敷釋微言。蠡智窮於測海。方譴訶之爲畏。豈寵獎之敢圖。忽此兼叨。夙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休明。伏望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獲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禮。以疇莫盛之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畏。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疏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敷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姦氓。然孔氏以羈臣而興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旣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尙存。逮更煨燼之災。遂

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設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旣衆。尙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羣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來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爲裘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議。初備使令之乏。卽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爲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爲懷。故易於糜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祇服訓辭。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輿運。恕心量己。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旣及旣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壘。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尙繫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慙。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

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黷。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關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罹疾疢。自當辭祿而里居。尚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尚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惟均。矧荷眷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無任。

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實啓聖於嘉時。鍾唄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羣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睠具依。臣無任。

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丕承未艾之閔休。臣無任。

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皇帝陛下。算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臣無任。

卷五十八

表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滄。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願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

懇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衰疾。地崇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憊。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踦履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

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慙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懋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棄遐。故雖簪履之遺。尙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封荆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瘝身。尙叨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疇於賁疇。臣無任。

賀貴妃進位表

禋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六道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韜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蕃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與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總集。中賀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皇帝陛下。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韜嗣燕。禡之報。旆旗仍巖。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蕃。臣嘗汗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皇運邛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中賀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妣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旣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汗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中賀竊以堯寢告祥。寶帝臨之釐事。牢祠錫羨。乃神保於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追放堯勳。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延。方覃千子之衆。維祺有俶。俾熾無疆。臣夙冒恩憐。久尸榮祿。適此驩嘉之會。茶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外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種稜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羨之福。恭惟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胄。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祿。特荷異恩。顧衰疾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燕謀饗德。方儲錫羨之祥。熊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與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切。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暨。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芣苢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孰禦。臣久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荷天闕休。若古丕式。自禰率

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襲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尙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衰瘵遠屏。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地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雁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婣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慶惟時賴。恭惟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王姬之降。慎所選尙。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興運。獲覩盛儀。雖句臚中絕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寶命在躬。無疆惟休。何恙不已。伏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衛養小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羣黎。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籩致孝。郊血告幽。誠旣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戕。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觀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緜區。雖洛誦之休明。尙難譬稱。豈兒寬之淺陋。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記諸神。或竊禮而無實。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旣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疾。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踰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臣

無任。

卷五十九

表

賀冬表八道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顙朋來之衆俊。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櫻疾殊方。鳧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以寶曆無疆。嘉時有俶。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於黃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陽感。體一元而獨復。毓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寢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詡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集存闕之不忘。尙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以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暑移北陸。寅賓日至之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顧馳心而易已。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以陰偕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嘏。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祗遙燕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斂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痾。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暑偕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福。御至和之玉燭。撫大順於璿璣。臣竊望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茲爲大慶。允屬熙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泰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祖考之安寧。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隕祉。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遙宸極。瞻天日之表。阻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驩頌。臣無任。

賀正表五道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俯頒。乃憲百官之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含德淵懿。撫辰休嘉。乘姑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敖於蓬艾。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尙依枌社。獨隔楓宸。緬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二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蕃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緬想於句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率舞。臣無任。

三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泰元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路以載欣。愒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任。

四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

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日之華，擊壤消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五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斂諸福以代新，方俾川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奔，焯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中謝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茶然暮景，櫻以沉痾，伏賦畝以負茲，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享，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集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宸，雲天顯顯，下賁丘園。中謝臣憊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疾，致

隔清光。伏蒙皇帝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鄙昏難望。尙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遺。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內懷逋慢之誅。寵答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祕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愆。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誥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尙負宿痼。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疎逖。亦冒龍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厖。斂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二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祇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璽書加獎。臺餽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羈單。方少也。臣父教臣

以爲己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恩頒荐至。更慚明盛之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二

慰藉溢言。匪頒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茫然。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當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餽有加。更上煩於寵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所願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己之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慚。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書名閭史。適在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獎。俯逮燕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雋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獎之加。更慚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塵祿仕。多歷歲年。初無橫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恩。敢圖誕毓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惇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已冥口。亮難酬於盛德。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尙躡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誤眷憐。已隳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迫劬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駟駿靈珍。琛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厄淑旂。多錫誠榮。於既往。鈇刀駑馬。強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十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醫遣使。已叨訓勉於禔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流。臣趣尙缺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昧祿殖以挺災。終貽罪疾。伏遇皇帝陛下。地容天幃。雲蔭露濡。响吹晚出於更生。拊偃申加於瀕死。譬如造化。難紀敍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膚使寵辭。載華原隰。寶奩珍劑。加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

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尙留簪履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幃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慚。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閒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疎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茶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二道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慚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摠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輜軒之出。俯逮躋履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臣無任。

二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輅便道。復賜撫存。中謝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疚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慚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永誓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問勞之恩先至。璽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海隅。寵綏臣庶。簪履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幬。永惟報効。徒誓糜捐。臣無任。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晝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輅。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容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雋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復以遺骨累恩。中謝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卽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自効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并別錄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慰藉溢言。

上辜寵眷。匪頒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興運。華原之簪未愁。每辱矜收。橋山之劍初遺。獨悲淪沮。伏蒙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遽被寵光。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顧結草之殘魂。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櫻厲。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卽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眴更蘇。杳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履簪念厚。軒幄眷深。天弗顛而亦臨。雲甫瞻而旣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願未填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洟瀾。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諤醫男雱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沖靜處。士張諤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茶然賤息。更荷哀憐。中謝。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慚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曆日謝表二道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叨天指之加。臣中謝。竊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時所以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

敢圖幽屏。亦誤寵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二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時之事。闕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包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仰察觀之理。概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閒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口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卷六十

表

兩府待臯表

臣某等伏觀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臯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卽臯爲宜。唯並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卽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無任。

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尙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閣而再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於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犴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瞽。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懼。中謝。伏

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諷以萬機之事。搆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尙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愾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疾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闕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封奏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尙容。冀私

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攬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詰誅。何足汙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尙冒寵靈之厚。伏望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旣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尙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尙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寢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疾。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疾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尙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瞽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慙。

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尙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道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尙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瞽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祇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瘵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悞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撻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卽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由昧冒而無慚其必顛隳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陛下昭其悃悞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尙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攸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敍。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閒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

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近司。戇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瘳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隕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尙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疢疾之所撓。偷假使州。必負曠瘳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慚。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尙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輅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閭掃軌。斯爲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瘳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陸之鳥。無

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輶。係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尙恃眷憐之舊。伏惟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王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尙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閒。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卽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卽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竅言不忌。諛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

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慙。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履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園。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愆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陔阨。晚娛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尙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輶馳授。祇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櫻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繇力薄材。適甘於屏棄。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薨後檢見遺稿。

臣某言。瘵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表

賀册仁宗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册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縟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閔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謝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英考以舜之業業。祇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皇帝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册使而致嚴。告厘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闕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遊。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尙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登儷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尙櫻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返。陵邑旣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辦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太后比賢任姒。纘慶塗莘。祇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尙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旣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旣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矜含生。臣符守所櫻。

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祏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皇帝表二道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太皇太后訖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

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葦祥除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葦祥。仰惟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太皇太后棄捐宮闈。奄歷時序。伏惟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羣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聖情悲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輜卽路。伏惟聖情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謝宰相笏記。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儁良。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閔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口。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悻眩之痾。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遊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禪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譏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褫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繫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瘞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旣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憤。臣無任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尙可妨賢。伏望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旣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匄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癯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伏望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皇帝陛下。紹休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棗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尙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癡昏憊耄。可以久饗。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願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壅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己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總不一。以臣審己。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

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陛下信任之失。而臣亦賴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於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尙污印鞅。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位者久踣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陛下眷寵老臣之賜。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賡歌事

臣聞敍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尙

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尙書廣歌之事，而愚僮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臯，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旣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敍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敍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辜。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臯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於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臯薦舉人材。然尙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賊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入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

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擇。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等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旣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獷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污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平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

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鬣，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污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芴出而下流也。艱，脆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千，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

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之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卽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袷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芾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儉。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執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

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蜚蜚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讒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

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

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卷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惠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臯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謂命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臯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臯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臯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蹶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鋒，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鶡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曠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

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己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

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詘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

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卷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

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書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熱。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卷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

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也。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奠。熱之氣奠。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綏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奠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奠。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

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而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瑩。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舉廢之而不畏也。蓋瑩。獨也者。衆之所遠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瑩。獨而瑩。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瑩。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瑩。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瑩。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

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瑩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旣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旣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執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

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士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

以爲福者。於文從畱。畱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畱。畱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

陽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敝。庶草蕃
庶。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庶。則萬
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陽極備則爲常陽。風極備則爲常風。燠
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陽若。曰
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陽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
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
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
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
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
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
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
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
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
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
蕙。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
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

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也。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

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

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常。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特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臯。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過赦宥臯。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臯。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

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己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己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卷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

雖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繆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繆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必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

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致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

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

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而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

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

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

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

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卷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

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莫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旣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

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尙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

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逆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子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閱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

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卷六十八

論議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旣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旣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

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尙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

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

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

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閒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

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己。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

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譎譎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

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

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

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卷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孔子敍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敍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願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願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鄩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

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

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榦。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尙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尙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尙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

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閒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

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願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過密。塵埃被之。陪扈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

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尙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尙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

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卷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

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歎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與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摧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摧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摧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摧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閭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溼。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己。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己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殺雞。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算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剝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摠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暝。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十一道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卷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

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擿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與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

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塚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爽。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

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憊。嘗羈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遯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尙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

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旣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辜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象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執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尙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

卷七十二

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免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鷓鴣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禮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旣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臯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旣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微舉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

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尙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

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

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可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三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

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臯無臯。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臯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臯。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臯。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紬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恍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夫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二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卷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它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關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曲如防過。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

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諭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招。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諭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諭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諭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口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

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慚。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敍。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書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

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卷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

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瞍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願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尙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儉假歲月。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臯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曠。侏儒籛籛。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

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四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

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遑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褻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臯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棄。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

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尙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

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悵悵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

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幸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匳。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剝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臯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賜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匳。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臯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

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安。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呶呶。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會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卻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尙寒。伏乞善保尊重。

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

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刈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竊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

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臯釁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竊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

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敘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竊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退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答黎檢正書 佚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
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
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
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饗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詞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
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
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
臯。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臯。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
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
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
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
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
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願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

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願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

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庭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於事。以篋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緝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卷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擢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眞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

也。抑聞之。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榮榮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閒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事。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遊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稗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旣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稗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

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慚。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補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神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概於

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敍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慙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修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然閣下拊循顧待。旣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旣除喪。可以敍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蹶。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閱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棄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旣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

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亮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物。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

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則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乎。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卷七十七

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

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慙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闕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旣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

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

愈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愈跗焉。則少矣。隱而虞愈跗之心。其族姍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愈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悻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名。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敍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說。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願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弟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三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

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

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視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誦。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二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

貧者不知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梈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

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闕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一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於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卷七十八

書

答邾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惕。而痞喘稍瘳。卽苦瞖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三

某頓首再拜。阻闕門牆。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烏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闕。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敍。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賜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尙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

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二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尙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旣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

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尙有所閉而未發者。竊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卽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麤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

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二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敍感。日詞營從之東。馳布悃愾。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關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岫提刑書二

某啓。久阻關。豈勝鄉往。承誨諭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敍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敍。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

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榻。餘非面敍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閒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二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慕。不獲追送。瞻儻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敍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尙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卽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闕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

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卷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閱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社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戢。實被悃悃。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耆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閭旣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旣崇。公袞之歸。

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硯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緝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迂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䟽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溼。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未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綬。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竊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踈。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旌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采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願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教啓

比者叨被命書。延發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敝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尙竊榮祿。以承流而自效。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閩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童。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比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瘵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比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柬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刻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未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總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

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實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縉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翱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覲其爲感戢實倍惴惴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願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哲尙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冲守以對茂恩

卷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寢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敝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

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竊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躡。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祕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饋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慙。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鋪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尙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踈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

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遠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願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悞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願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

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騰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膺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俟。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尙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口。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儔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願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旣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尙幸仁明。儻存哀恕。糜身於此。望履

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尙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

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士。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戮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輿。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乃後門闌之厮。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猾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肅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卽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敍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逮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鵠喜之叶。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卷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訶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爲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日。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羣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佇參馭嘏。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真尙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剗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尙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嫺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陞圖功。卽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答。優爲體貌。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岳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疎。終然庇賴。尙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禋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巖嘏。旋屬園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輝威。子

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慙。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願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卽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尙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闊。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贊見之儀。承乏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詎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晬。召還卽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尙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錡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袞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尙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贊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賁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鳴廳贊謀。卽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屐。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卽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卽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鸞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

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卽還大政。以釋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樓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傅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褻以遷。可拱而俟。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懇懇。其卒芘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陸媼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悞。敍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味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媼。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旣。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疎之過。末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悚。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斃。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尙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祗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啟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懼悚

與譚主簿啟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歛板卽趨於前屏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啟

近持悃愾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旣就道卽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啟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博啟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敍陳不旣

答沈屯田啟

趨承維舊違去尙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觀以惡。懼恐且媿。末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敍。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臚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逃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啓。辭闊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棟。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洋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願賴忠良。

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卽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願海上之身。寢爲俗吏。瞻勝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贊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爽之謀謨。襲韋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邁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趫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己而慚。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

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昊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俛首干進。靳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輩試殊庭。僅成駸駸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尙。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卷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

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湍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

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瞶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概

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客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盛，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

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雖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誦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揅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墮。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蓄。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旣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

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啟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灑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八十三

記

鄆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具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共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

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礮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洑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整，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庖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

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蹠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閒。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伎。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閒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鐫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

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茆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汙汙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暨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虢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叟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

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枘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魍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陬。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枘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秦之如皋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己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尙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

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

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褻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己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爆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慚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卷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旣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會會。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宄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頽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槨。□無以□。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翮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尙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繼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旣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嶠嶢。始逢

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墜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

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別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尙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剴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於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慚者則己。行義旣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慚。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穉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衿。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醮棺前。糜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慚。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伎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纍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華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卷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轅。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誅。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旣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抑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束向元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鶩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躡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刁博士釋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卽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蹕。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

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件。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

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曩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耨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尙饗。

哀辭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於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姍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卷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

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敕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卽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尙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

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尙中書門下建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

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諡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勅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諡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饗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

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

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

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卷八十八

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

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會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人。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

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歎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諡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諡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額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虢，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尙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澗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紉。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

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遊。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

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尙幼也。陳

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尙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謚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杞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

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間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遜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離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卷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

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陸。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驢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

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
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夥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顥。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蔡。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藻。今爲右班殿直。蔡。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常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閱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淞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會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救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駿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駿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淞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鴟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鶴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珪爭。

銀冶殺珽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珽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珽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瀾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尙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尙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尙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蕃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尙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
澗。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於京師。慶
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
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
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
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
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
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
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六
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尙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
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
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
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口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澗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瀾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賙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陲。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尙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倣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尙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尙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尙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諡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

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會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羣獻僕僕。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於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卷九十

行狀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槨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卽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

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卽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喞厮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僕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主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祇候謂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繼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

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

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於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校檢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尙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

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謹。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諡。并史館。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閔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脗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泓，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己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游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

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尙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尙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尙書。尙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尙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婿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其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蘧璉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

船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卷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

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暝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

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大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叻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興佐時。宰飪調聃。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

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輶。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

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充。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旃旃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旃旃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

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疇。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緡。緡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尙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滌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尙

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尙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尙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安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卷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尙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瀾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讐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旣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

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秦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

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眞盜果如君慮雖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誦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叛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整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諷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元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尙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竊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滌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

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軻。次某。次某。皆尙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尙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旣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旣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

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憇。憇。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基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尙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尙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愍。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卷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擘輩。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

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願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旬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闊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執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徂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

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尙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尙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璫，守某縣令；次玘，瓌，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尙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窳此新宮，

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旣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

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錫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尙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尙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尙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尙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

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

卷九十四

墓誌

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尙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尙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緹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

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尙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洄。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玠。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易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會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會。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敍。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關。爲大理寺丞。次闕。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

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撥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閒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

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鑿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旣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尙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強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鄆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於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

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尙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尙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尙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綺。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人未續。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卷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

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大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尙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壅之何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尙書屯田郎中卒於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尙書屯田員外郎誥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尙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尙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僞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

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尙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尙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糺劾。莫敢校。及筭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擗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尙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尙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尙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

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尙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惟傅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沈淹以滯澗。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尙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秦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旣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

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慙。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深。深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旣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尙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旣亡。皆哀焉。合葬于

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其爲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深遂留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

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御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瑩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芒乎旣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窆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卷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沂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慍。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卽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賊坐。卽緹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尙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仇予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眞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尙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尙幼。銘曰。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爲江東撥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

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尙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修不苟。□□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尙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

禮部尙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惕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尙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仁。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榦之。少與其舅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

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秦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騫。方口于天。旣鍛以歸。旣隕于泉。有高其後。有□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尙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閣門祇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卽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賂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旣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尙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

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涇、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秦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始葬秦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秦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

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穉種秩穆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韞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師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滌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賅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嘆君哀僞券應手卽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衍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紕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鑿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篡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基年。條教逾肄。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欖陽河。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調族嫻。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麓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竊。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効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

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息。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浚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誼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尙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尙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

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擧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修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鑠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尙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有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弋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卽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

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穎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尙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卽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眞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湜。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祕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其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

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邗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涖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

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
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之
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
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賂吏君第
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賂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卽出道遇瘴
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
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
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
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
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
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
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
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
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
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棄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薶姦鉏彊以殖善柔

均之利澤。深蒔平糴。乃登祿實。尙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今上卽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尙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銘。銘曰。斬曠平竅。幽密工相。方史諷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尙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尙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尙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尙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

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興元府君尙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瓚。試將作監主簿孫縉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煽而昌。艱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尙多顯服。君勩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尙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斬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尙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尙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大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

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詘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今銘以哀之。

卷九十八

墓誌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

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己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徭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概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

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尙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問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旣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於君。播惠在甯。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旻。字寧極。陸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尙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差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囑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調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徒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謹。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其逮口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旣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隄。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尙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陶。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祇。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尙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

人得用。未幾卽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卞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汶。孫大正。大成。大享。大鈞。今尙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銘曰。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壘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爲銘曰。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眞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尙穉。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頤而陽陽。翼翼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

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尙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尙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

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櫝有松。有鬱其岡。不阨不騫。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賈。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尙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尙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侈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忍貲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陸王令。季有特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孳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栢縣淮源鄉。實李耐。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諡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旣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尙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瑋。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仲沂。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尙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賁明德。能不外勩。維家之飭。厥承誥誥。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窳窳。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迴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佐。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尙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

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龐墓誌銘

公諱仲龐。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爲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尙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尙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耆。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謫。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俶。仲誘。仲尪。仲醜。仲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彊。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尙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尙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有昭其明。有韡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卷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尙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

嘗形於喜慍。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尙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懇懇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鮒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

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緘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翱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顛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旣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媿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覲開封府雍丘尉覲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覲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閒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敍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鳴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旣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簷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窆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犖犖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

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懼。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銘曰。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實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譚。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尙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旣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耐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

子博士嗣恭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謹爲尙書刑部郎中。韓縝爲侍御史。晁仲綽爲尙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偁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媯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勳。以相爲伯。帝曰。嗟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襲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俾仁鳴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尙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尙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尙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尙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尙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匱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

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魂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巖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尙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尙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卷一百

墓誌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慕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

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尙幼。四先夫人卒。銘曰。揭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祔。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菲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尙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尙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踈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祕書丞。贇。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贇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閱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并序

尙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上下順治。自皇舅尙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

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迴。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邀。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適。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隋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遄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於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

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卽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暉。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尙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旣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尙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贊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之在父母家。旣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尙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於美夫人。明祗順飭。來嬪王宗。時藝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尙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尙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灑。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閩門之西原。銘曰。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尙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澥。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差不永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閣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頌。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尙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蕢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誥。誥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尙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旣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尙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象服之粲兮。容車之皖兮。歸於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尙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獮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袁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於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尙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刑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旣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

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糶。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倍刻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

而欲訓練州縣之士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遂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挾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費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旣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旣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

馬則獨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願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慙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闕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

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訏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執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顛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

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纜，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藟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趨然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旣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膺。及橫議蠶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旣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旣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

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鬻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已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

人。概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猶存。不能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汝明謹書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喟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詠。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旣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旣望。臨川縣知縣后學象山應雲鸞謹識。

蔣夢麟先生遺書

中央圖書館
五十五年八月書目

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三版

(81721)

國學基
本叢書
王臨川集
一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王
安
石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國立中央圖書館



0133659